

塔·阿且爾著

在自由的天幕下

ACZEL TAMÁS
A SZABADSÁG ÁRNYÉKÁBAN

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 1953 年出版的俄文簡譯
本«ПОД ЦЕНЬЮ СВОБОДЫ»譯出。俄譯者：格羅莫
夫 (O. ГРОМОВ) 和列伊布金 (Г. ЛЕЙБУТИН)

在自由的天幕下

著者	[匈] 塔·阿 且 爾
譯者	孫 肇 植
出版者	光明書局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刷者	新中央印刷所 (上海愚定路一五八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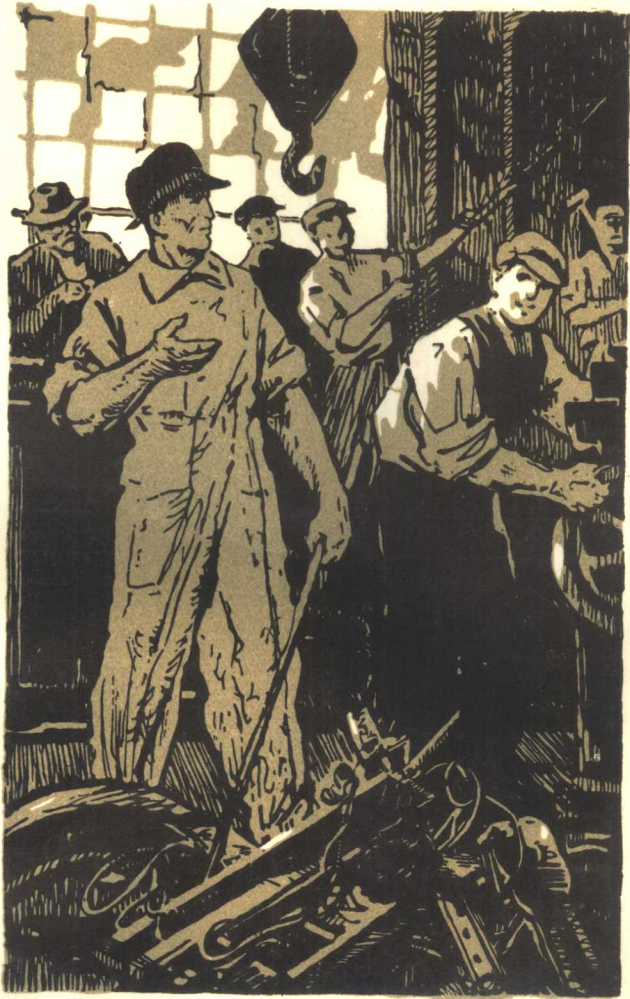
字數 170,000 字 開本 787×1092 1/25 印張 16 $\frac{6}{25}$

195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13,050 冊

定價 一元四角



塔·阿且爾



在自由的天幕下

[匈] 塔·阿且爾 著

孫 肇 莖 譯

光 明 書 局 出 版

內 容 提 要

在自由的天幕下一書，為解放前、以及主要是解放後初期的匈牙利描出了一個橫斷面。小說鮮明而真實地表現了這個時期中匈牙利的兩個陣營。一方面，匈牙利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了建立一個新的、自由而幸福的人民民主國家，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着忘我的勞動。另一方面，匈牙利的地主、資本家、投機商人，——却在進行投機、囤積的無恥勾當；反動軍官、天主敎神父在進行叛亂、暗殺的罪惡活動。小說情節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布達佩斯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克服一切困難把一個被法西斯匪徒破壞殆盡的機床廠恢復起來的故事。

本書榮獲一九五一年斯大林獎金。

俄譯本序

希特勒匪軍的殲滅、軍國主義德國的崩潰，不僅使東南歐和中歐的許多國家從法西斯桎梏中獲了解放，而且也使它們的人民獲得了對於一種新的、自由而光明的生活的覺醒。

人類歷史中最壯麗的史詩——蘇軍解放這些國家的這一偉大事業——將在長久的年月中鼓舞着作家和詩人們。人民民主國家的勞動者們，帶着深切的關懷來迎接每一本描寫那驅逐了希特勒匪軍的蘇聯軍隊底豐功偉蹟、描寫那為人民開闢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新的真正民主制度底產生和勝利的新書。

塔瑪斯·阿且爾這本寫於一九四八年的小說在自由的天幕下，根據鮮明的事蹟，描寫了匈牙利的解放和復興。這本書不僅贏得了匈牙利讀者的讚賞，而且也引起了蘇聯讀者的注意，博得了他們的好評；塔瑪斯·阿且爾之所以榮獲斯大林獎金，就是這一事實的明證。

塔瑪斯·阿且爾是匈牙利作家年青一代的代表人物。塔瑪斯·阿且爾，正如他的文學界同輩一樣，直到一九四五年他祖國從法西斯桎梏中解放出來以後，才有可能來自由地為人民的福利而創

作，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熱烈的思想感情，歌頌自由、獨立、和他那備嘗艱辛的祖國底幸福的未來。塔瑪斯·阿且爾生於一九二一年。當他還是個十九歲的青年時，他就參加了工人運動，這個工人運動是由那在對霍爾第法西斯獨裁政體的鬥爭中久經考驗的匈牙利共產黨所領導的。一九四五年也就是這位青年作家的命運轉變的一年。從自由的曙光開始照耀在他祖國上空的第一天起，他就站在人民的一邊，參加了建設新生活的創造活動。他在許多政論中揭露了匈牙利人民的敵人及其同流者們的嘴臉。在一九四五年的艱苦歲月中，塔瑪斯·阿且爾到了農村裏去；他受匈牙利共產黨的委託，協助進行分配地主的土地——參加了對匈牙利人民具有重大意義的土地改革。在這次旅行中，塔瑪斯·阿且爾搜集了很豐富的材料，那些材料後來就成爲這部在當時就已經計劃好了的、描寫國內人民民主政權誕生的文學作品的基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塔瑪斯·阿且爾發表了許多銳利的政論來反對匈牙利人民底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反對民主底敵人。在詩集警惕和忠誠中，顯示了戰士的熱情氣質、純樸、對於人民民主對反動派惡毒詭計的徹底勝利的毫不動搖的信心。這本詩集使塔瑪斯·阿且爾在文藝界獲得了聲譽，並且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承認：一九四八年，政府獎給了他光榮的柯蘇特獎金。

這時，作者那部描寫蘇軍解放匈牙利、描寫匈牙利勞動人民的理想——人民民主政體誕生的、計劃龐大的長篇史詩的第一部，已經接近完成了。這就是在自由的天幕下這本小說——青年作家的第一部散文作品。

這本書駁倒了匈牙利（以及其他國家）的某些「文學專家」的武斷，他們鼓吹一種謬論，說在歷史事件和它在藝術文學中的標記之間，是必須通過許多時間，必須有一個「時間上的間隔」的。「文學專家」們的這些謬論並沒有把青年作家嚇倒。匈牙利的薩巴德耐普報給了在自由的天幕下一個正確的評價，指出塔瑪斯·阿且爾這部作品是「用它那些對新生活的描寫在匈牙利文學中帶進了新的聲音」。

年青的匈牙利作家的這本書，不但引起了匈牙利讀者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通過俄譯本認識到這部作品的蘇聯讀者的注意。

讀者恍如進入了在那些日子中的匈牙利：那時蘇軍正給予敵人以殲滅性的打擊，擊潰的薩河和多瑙河之間的希特勒匪軍。在自由的天幕下一書的價值在於，書中所表現的不僅是那些猶如親眼目睹一樣明顯的、法西斯匈牙利的崩潰景象。這一作品的價值還在於，讀者可以深切地接觸到蘇聯軍人的崇高的精神力量，他們爲了解放匈牙利人民而完成了許多功勳，提高了光榮的蘇軍的解放使命底歷史價值。

塔瑪斯·阿且爾的小說中表現了兩個陣營：人民大眾的陣營（對他們說來，法西斯主義一方面的戰爭是一種可恨的、血腥的負擔），和惡毒的反動分子、人民的奴役者、尼拉西斯黨員——由城鄉資產階級支持的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陣營。

匈牙利共產黨，爲祖國的民族解放，爲建設一個民主的新匈牙利，爲實現愛好自由的匈牙利

人民的多年願望而進行了捨己忘我的鬥爭。在匈牙利共產黨的隊伍中，還有匈牙利共產主義者的年青一代，跟那些經歷過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記得人民的勝利、記得後來在法西斯統治年代裏加在匈牙利工人階級身上的血腥的白色恐怖的老革命家們肩並肩地站在一起。

工人霍里傑爾、克蘭茨、以及他們所能團結起來的那些勞動者們，懷着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不管條件如何艱苦，着手進行那崇高的事業，把一個工廠恢復起來，那個工廠裏的一切設備在前廠主的命令下已經全部拆掉並且運到西方，運到奧地利的美國佔領區裏去了。

那腐朽的過去人物的陣營，表現在資產階級家庭法勃利家的兩代的命運上，和工廠老闆康多伊的形象上，那工廠主在希特勒德國崩潰以後還要給自己尋找以美國資本家為代表的新的庇護者和主子。

塔瑪斯·阿且爾所描寫的一切，是真實的生活，是這個人民民主國家的勞動者依此生息的東西；作家以深沉的純樸、衷心的激動、以及對自己人民的熱愛，表現了『在自由的天幕下』的祖國底新生活的誕生。

作者用嚴肅的現實主義手法真實地描繪了戰爭的插曲、布達佩斯從法西斯匪幫壓迫下的解放、前綫和後方、薩拉希匪幫潰敗的醜惡圖景。

塔瑪斯·阿且爾鮮明而令人信服地表現了那些珍愛祖國底未來、祖國底自由和獨立的正直的人們底形象。他們意識到法西斯制度要把匈牙利推下去的那個深淵的全部恐怖性，願意為在過去

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的、公正的制度而獻出全部力量。

那註定滅亡的過去世界，正如我們已經說過，在小說中是以由於萬惡的霍爾第獨裁制度的培植而致富的法勃利和工廠主康多伊的資產階級家庭爲代表的。所有這些法勃利、康多伊之流——人民的最兇惡的敵人，——都感覺到自己的末日已近，拚命想抓住任何一個最小的機會來挽救舊的制度，力圖拖延那由於多年壓迫匈牙利勞動人民、由於把國家出賣給帝國主義者而受到必不可免的懲罰的時刻。爲了展延自己的末日的來臨，任何卑鄙無恥的事、任何罪惡行爲他們都準備幹。

現實主義作家塔瑪斯·阿且爾，令人信服地表現了腐朽透頂的資產階級家庭法勃利一家底肉體上的和精神上的敗壞：父親——投身多瑙河自殺的瘋人，母親——遵循那由法西斯獨裁者傳播在匈牙利的帝國主義叢林法律而生活的狂信者，兒子——亡命之徒，在戰場上表現得膽小得可憐，而後來變爲卑劣的暗殺兇手的法西斯匪徒。而指使他那隻由於恐懼和無力的憎恨而顫抖的手去殺害蘇聯軍人的，絕非別人，却是梵蒂岡的代表人物，天主教神父約納斯——陰險和惡毒底化身，穿着法衣而懷着兇手的心的殺人犯。

法勃利家是毀滅了，由於無力與它的過去決絕而毀滅了，正如這個家庭所自產生的舊世界——霍爾第政體一樣。

只有法勃利家的女兒瑪麗安娜，從這個絕境中找到了一條出路；在工人圈子裏，在那些純潔、樸實而善良的人們中間，她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真正目標。

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的創傷逐漸治愈了。人們懷着歡欣的感情看着城市在復興起來。電車的交通恢復了——居民們喜不自勝地望着那在軌道上行駛着的、車身上還看得見彈痕的第一輛電車。另一方面，維爾吉希和費列普之類的小市民，却在那時常有『顯貴的先生們』——乘了吉普車來的美軍——出入的蒙瑪特爾酒吧裏買醉。

戰後布達佩斯的生活的各種圖景，這個生活的各方面對照，都被作者生動而鮮明地描繪出來了。無論反動派如何懷恨，無論暗藏的敵人如何企圖損害和破壞自由制度的基礎，但未來——是屬於勞動人民的。從小說的書頁上可以看到：匈牙利的工人階級，作為真正的主人，它那解放了的祖國底命運的主宰而站立起來了。

書中的許多激動人心的插曲之一，是五一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勞動者們的國際團結的節日。

『咱們到底活到這麼一天啦！』在遊行隊伍的成千上萬的人們中間可以聽到這樣一個聲音。這就是勞動的布達佩斯的聲音，人民的聲音。

在布達佩斯的各條街道上，許多年來是禁止談論關於自由的話的，現在却凱旋地響徹着勞動者的歌曲國際歌了。小說的書頁幫助讀者想像到，並且意識到人民生活中的這個偉大轉變。

書是以前廠主康多伊的回廠這一插曲來結束的。他還是有權利回到廠裏去：企業暫時還沒有國有化。但工人們却懷着憎恨的心情來迎接他們以前的老闆。

勞動的匈牙利人堅決相信，他們一定能夠保得住已經爭取到的各種權利，並且一定能夠箝制住像康多伊之類的『老闆』。小說的結局就是這樣，是令人確信的，是號召繼續鬥爭和走向勝利的。

塔瑪斯·阿且爾在得悉他被授予斯大林獎金獲得者的稱號後，曾寫道：「我覺得首先應該感謝我們的解放者——蘇聯，感謝蘇聯人民，因為它以自己的鬥爭，自己的犧牲使我有可能寫作，使我有可能把自己的勞動融合在那為人民的自由與各民族之間的和平而鬥爭的戰士們底陣營裏的千百萬人底勞動中。我之所以能生活，我之所以能寫作，是應該歸功於它——蘇維埃聯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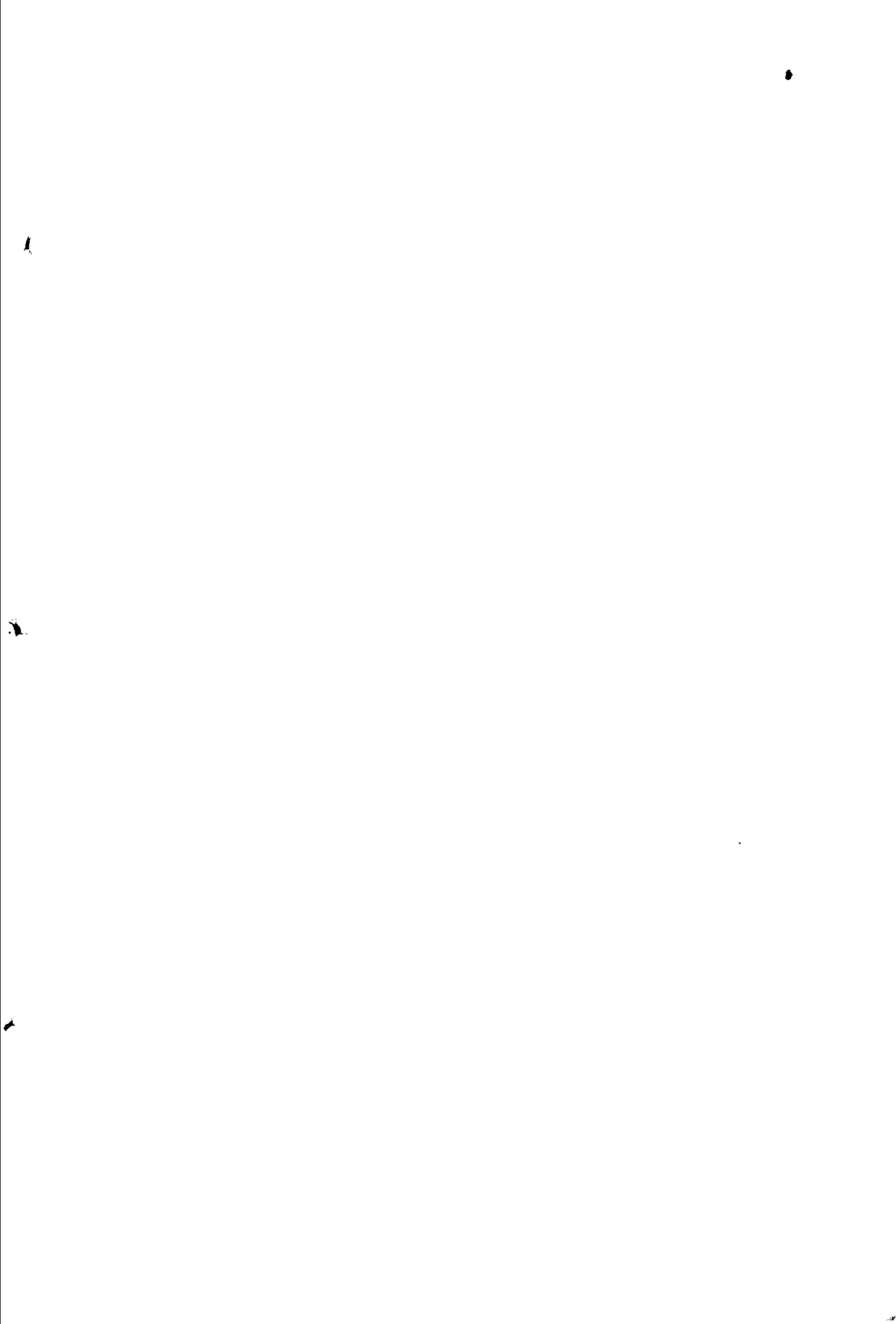
塔瑪斯·阿且爾還在繼續着他的勞動，在繼續寫這部描寫新的、自由的匈牙利人底生活的長篇史詩。塔瑪斯·阿且爾這部長篇史詩的第二部——小說暴風雨和太陽——在一九四九年問世。那本小說中敘述的是，勞動的匈牙利人怎樣保持那已經爭取到的權利，以及怎樣箝制像康多伊之類的『老闆』。讀者又將遇到那些他所熟識和熱愛的主人公，他們同心協力地克服許多巨大的困難，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們建立起幸福的新生活來。作者大膽地揭露了那些右翼社會民主黨叛徒，憤怒地抨擊了那些企圖給予自由的匈牙利以打擊的、匈牙利的民主底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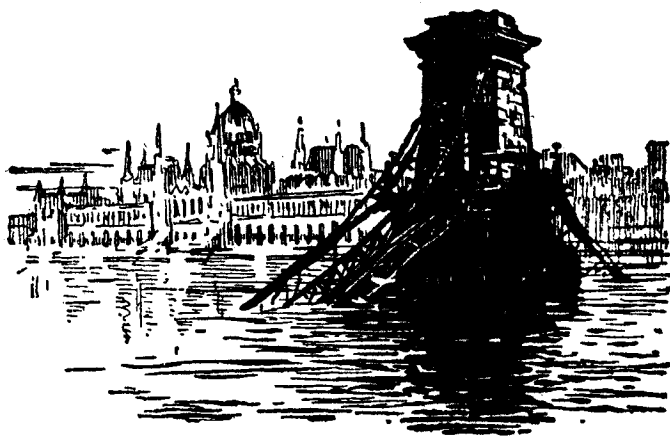
在自由的天幕下這本小說是一個年青的作家所寫。這部作品中的各個人物形象並不是全部都描寫得十全十美的；共產黨員霍里傑爾並沒有鮮明的個性面貌，那些為建設新匈牙利而鬥爭的戰士們也描寫得有些潦草。然而，塔瑪斯·阿且爾這本小說，畢竟把發生在法西斯崩潰的前夕和在

人民民主共和國建設起來的最初幾年中的匈牙利國內的事情，有趣地——而且主要是真實地——表現出來了。小說的巨大價值在此，天才作家的功績在此。

И·尼古林

在自由的天幕下





隆隆的兩三下砲聲。久經訓練的聽覺能夠一下子斷定，砲彈是命中還是越過了目標。接着又是一片寂靜。一股紅色的煙柱像彗星一般竄向天空，後面拖着
一條由塵埃、破玻璃、磚塊瓦片、斷肢殘體、衣服破片合成的密集的尾巴。所有這一切，就像在旋風中一樣，在地面上、半空中打了一陣轉，最後紛紛地落下來，沉下來了。現在，代替砲聲衝進寂靜中來的，是那些掉下來的碎片的零落響聲。

地窖裏早就沒有了電，而那盞煤油燈的火光也變得越來越暗淡了。「應該節省火柴，」費列普太太心裏想。她走到煤油燈跟前，湊着它把香煙點上。深深地、舒暢地抽了一口煙之後，費列普太太彎下身子，慢悠悠地、心不在焉地用手把皮鞋上的牛油蹟抹掉，接着以急速的動作把手在牆壁上擦乾淨。